

忠
肅
集
附拾遺

二





忠 肅 集
附 拾 遺
(二)

劉 肇 撰

忠肅集卷六

奏議

論保甲奏

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。朝廷所以惠綏疲氓。恩施甚厚。民得去其所苦。就其所安。遠近承風。莫不鼓舞。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。夫鄉野之民。其性易于轉習。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。一爲弓手。手力耆壯之類。及罷滿而歸。則拱手閒惰。已不復能反業于農。蓋出入公門。游集市井。有所誘導之使然也。今之保甲。則又甚焉者。衣必華細。食必酒肉。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。羣聚而笑喧。奮臂而矜勇。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性矣。其家質田賣屋。出錢以濟其所用。官司歲時教試。與之金帛。寵之名目。以養其欲。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。一家憔悴。終歲困擾。而身爲保甲者。未必不自喜以爲樂也。今旣歲教止于一月。罷其團集。省其監督。去其羈縻勞費之患。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。欣歡休息。復有生理。而身爲保甲。又未必不自失以爲戚也。彼有自失之意。而欲使人俛首甘心。盡如平日。肯復從事于耕。勢蓋難矣。惡少而失其欲。悍強以成其性。又挾素所教弓刀刺擊之技。以爲之資。臣懼其非獨不能于耕而已也。亦恐其得爲陛下之良民者少也。臣愚以謂有法以斂制之。蓋保甲之技藝強弱高下。州縣皆有等籍。今按取優等之

人召其情願。刺以爲本州禁軍。若舊係正長等名色。則比類軍中之階級。隨其等差。對換補之。自餘中下藝等。亦召願充公人者。依近制募爲弓手。手力耆戶長之役。所貴在軍者。旣團隸部督束之有法。又使得伸其素習之技能。其在役者。旣不失服職于公家。比之召雇浮浪。乃得熟事鄉民。必賴其用爲多。伏望詳酌。保甲旣有換充軍者。若本保階級闕人。或一有闕數。卽乞遇冬教日。推擇排連填補。則不損保甲之額。若換充他役。則自不廢教習。取進止。

論盜賊疏

臣竊以天下雖有極治之政。而不能使民不爲盜也。然要能禁其爲盜而已。歷世以來。法嚴則盜衰。法寬則盜熾。國朝自近歲差役用募法。而官弛捕盜之禁。保甲行教法。而民滋爲盜之心。前來滑州之單安。商州之王冲。以村野之人。逃亡之卒。一有呼嘯。遂能橫行蹂踐鄉縣。殺害官吏。以至煩遣兵將。重爲騷擾。大勞大費。僅能散撲。皆由防禁寬縱。賞罰不明。而寒飢猖狂之人。附之者衆故也。近日制旨旣薄斂輕賦。稍還其衣食之路。又復置弓手及縣尉巡檢。而捕察賞罰。並從舊典。所以防備奸惡。安養善良之意。可謂甚厚。然訪聞州縣不甚究心。召募弓手。至今殊未就緒。巡檢兵級。多未差填。現今河北陝西。京東京西。所在常有盜賊。攘劫抄竊。殆無虛日。鄉野閭井。人頗不安。蓋前來保甲巡檢指使旣有。更不管指揮。則其意固已不在于捕盜。而新復官吏。又未就職。此盜之所以乘間而作。累歲以來。民間豐稔。今尙如此。自去冬大旱。二麥失望。積穀之家。觀望不發。人已艱食。臣慮將來寇盜。更有甚于今日。欲乞指揮逐路監司。爲備盜。

之計。督促州縣。速招弓手。及差撥巡檢兵級。嚴責近限。早令數足。以時訓齊。準備緩急。及再乞指揮吏部所差注巡檢縣尉。略加選擇。催遣赴任。近制新復弓手。所用器甲營房。令所屬應副。臣伏見諸處巡檢。自更改後來。其廨舍營房。往往闕少。或只于鄉縣寺舍安泊。欲乞一就下所屬移挪營葺。仍委轉運提刑司。候招募弓手。差填兵級。及應副事件了畢。節次具數足。及已了月日申奏。若州縣明有稽違乖方。便仰提刑司取勘聞奏。臣近論役法。乞除衙前。依照寧法。用坊場錢召募外。其餘弓手等役人。並乞用祖宗差法。今來雇召。又須候七分方行勾抽。竊慮妨闕。伏乞檢詳前奏。早賜指揮。

論捕盜奏

臣伏見去年京西路賊人王冲作過。出入商號數州。傷害官吏。殺擄軍民。今王冲雖死。餘黨猶在。而成俊者爲之首。自近日于杜管鎮劫略。嘯聚漸盛。討撲愈難。臣訪聞商號等州。舊有禁軍一指揮。自置將以來。將逐州禁軍隸延州治下。分番出戍。以致逐處守禦之人。反怠緩捕賊。時欲乞將逐州禁軍。權免延州勾抽。且令在本處防守。及準備出入。所在就糧土人可用。使之捕盜。易得其力。仍乞指揮。明立信賞。購募。務令早得捕獲。取進止。

貼黃

訪聞京畿近日盜賊不少。欲乞指揮開封府及府界提點司。嚴切督責。應令捕盜官吏。仍檢點諸縣弓手及巡檢兵級。差填足與未足。

論捕盜法奏

臣伏見舊制。賊盜地分。應職在捕察之人。皆給百日。以爲三限。每限不獲。抵罪有差。蓋使身任其責。必有所畏。然後肯出方略。張耳目。求賊以自免。自募役法既行。捕盜不獲者。雖亦有罪。然乃將兩限科較。聽各罰錢。以充捕賞。其次仍許收贖。及保甲之法行。則保內被盜。止出賞錢。更無認限決罰之法。小人之情。不以刑懼而勢驅之。使有不得已者。則何事肯爲公家索賊耶。比歲以來。盜寇稍多者。殆由此養之耳。近日敕命已復差役。諸色役人。並依熙寧以前指揮。則捕盜之法。自當皆依舊制。然臣訪問諸路役人。雖以差定。其應緣差役條件。尙多疑惑。方聽候詳定役法。所畫一指揮。如捕盜之法。亦其一事也。今所在時有盜賊。欲乞聖旨下詳定所。將捕盜立限科較等舊法。先次申明施行。取進止。

論賊賞稽遲疏

臣竊以聖人之運天下也。其政事大要在于賞罰。賞罰之令。堅于金石。信如四時。使有功者不逾時而蒙賞。失職者不旋日而被罰。故天下凡待賞罰而後勸沮者。莫不奔走從事。趨上之令。此天下所以治也。然則賞罰之施于天下。不可以不信。而臣以謂施于捕盜者。尤不可以緩也。方民之被盜也。田里閭巷。晝夜惴恐。縣官惻然。開告捕之科。不愛厚賞。提官爵。抱金帛。恨不得有功者付之。幸而賊得矣。而有司不能推奉詔旨。乃苛以文法。敕誥稽留。使人不得亟蒙有勞之利。臣竊以爲後日憂也。伏見元豐七年。澶滑之間。保甲有爲刼盜者。其首曰單安。曰王乞驢。又曰張謝留。離合出入。凡數十人。往來二州間。擄掠平民。焚蕩

村落殺人取財。以至殺傷官吏。屠害軍兵。又嘗入衛州界。一方不安。朝廷督責捕盜官司。至于自京遣使募衆。而州郡調發將兵。及降專賞指揮。是年逐賊皆于澶滑次第掩獲。各正其罪。而推賞之典。至今逐司不爲保明。首尾二年矣。夫奮不顧死。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。雖莫不有職。然要之趨賞之意多也。今失信而後時。誠恐緩急不足以率厲。此其爲患有不勝言。伏乞指揮。根究往滯官司。特賜詳酌。重行黜責。以明賞罰。以戒違慢。臣勘會下項。一元降指揮單安等。令河北東路提刑呂仲應得功人。疾速保明聞奏。一元豐七年九月指揮。令開封府界提舉賊盜范元。取索捉殺到韋城縣劫賊王乞驢等。巡檢下兵級。保明聞奏。前降保明指揮。更不施行。一元豐八年五月奉聖旨。令河北東路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官。限半年同共根究得功人。具指實保明聞奏。前降范元保明指揮。更不施行。一元豐八年七月。京西北路提刑司。根究得本路殺獲單安。合該酬賞人所得自及專賞。關牒河北東路提刑司修寫。以憑同書申發去訖。一河北東路提刑司。十月申吏稱元勘獲賊公案。累牒范元封取。內有澶州元勘張謝留淨案。其范皇城稱去年送到。在本司房內失去。依限來。該不見去年十一月公案。稱已累牒檢尋。臣看詳范元于元豐七年九月。承准朝旨保明。至八年五月。首尾九箇月日。並不結絕保明。卻將取到公案。恣縱吏人失去。緣賞典至重。當時甚有爭功害能之人。縱是吏人別受情弊。毀匿或致竊取。事理重害。其河北東路提刑司。亦至去年五月。承准朝旨。元限半月保明。至今將一年。並不專心疾速定奪。兼范元既稱失去公案。限滿不見。亦合別作擘畫。既見京西北路提刑司。根究本路單安功賞。自合先次保明申奏。卻因范元失去張謝留公案。

遂將別案事一連住滯。致朝廷賞典稽遲。無以取信于天下。皆范元及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官弛慢不職。被受聖旨。公然不以爲事。經隔歲月。不務結絕。欲乞詳酌重行黜責。

乞選監司澄汰州縣疏

臣准尙書省劄子。准十月十八日聖旨。指揮節文。比者詔令屢下。以寬民力。便安公私。官或致廢格。自今州縣悉心奉行。監司點檢御史臺覺察彈奏者。臣有以見陛下誠心愛民。慎重政令。天下幸甚。臣竊謂州縣之政。廢舉得失。其責宜在監司。夫監司之任亦重矣。人一有賢不肖。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。曩時朝廷大更法度。選建推行之人。故不以資任。務得果健強銳。夤風生之才。蓋規以就事。倚辦于一時。及法行事立矣。而其後用人。猶復因襲。未曾權量時宜。有所張弛之也。是以至今使者之政。刻覈褊迫。相師成風。郡縣承望。亦莫敢不然。使民不見德與義。而惟刑是覲。惟利是聞者。蓋亦久矣。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。奉宣繆戾。積習至此故也。比蒙聖明哀念元元。取監司罪惡已甚者。旣去之矣。然其餘人材。頗尙駁雜。情志未一。各懷所私。蓋其陰有觀望者。則必習常而慢令。以致惠澤之壅。其淺中覬利者。則又將矯枉而過正。或廢其所宜治之事。二者不可不察也。惟得其人。庶懲此患。臣欲望聖慈詳酌。河北河東陝西。素號劇部。向來所用使者。出于暴進。多非更歷民事。人微望輕。雖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。今宜稍復祖宗故事。于三路各置都轉運使。用兩制臣僚充職。以重其任。自餘諸路。亦望推擇資任稍高。練達民政。識治體近中道之人。分補監司之任。明授之以詔令。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。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。部使者

誠如此。州縣之政隨之。則先朝之仁政。陛下之恩德。庶幾下究。而與民休息無難矣。考察現任之無狀者。一切澄汰罷之。被罷之人。苟非有顯過。宜還其資考。別爲任使。要令不至于失職無聊而已。方今先務。恐實在此。伏望詳酌施行。

論監司奏

臣自待罪風憲。屢曾以天下監司爲言。乞澄汰選擇。誠以朝廷政令。使監司得其人。則推行布宣。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。苟非其人。則所謂徒善而已。終于民不得被其利。夫上之所好。下必有甚。朝廷以名實爲事。行綜覈之政。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。朝廷以教化爲意。行寬厚之政。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。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。故所爲近似。而非上之意本然也。今雖因革之政有殊。而觀望之俗故在。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。其爲患一也。昨差役之法初行。監司已有迎合爭先。不量可否。不度利害。一概定差。騷動一路者。朝廷察其意。固已罪之矣。推此以觀。人情大約類此。且天下之事。散在諸州。總制于監司。其大者治財賦。察官吏。平獄訟。考疾病。爲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。苟于安靜。則事之委靡不振。法之受蔽。不勝言也。向來黜責數人者。皆以其非法掊斂。意在市進。害民甚者。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。廢所宜治之事。謂之寬厚也。昧者不達。故矯枉或過其正。臣謂此俗不可滋長。要須大爲之禁。伏乞聖慈。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。以常賦之登耗。郡縣之勤惰。刑獄之當否。民俗之休戚。爲之殿最。每歲終以詔誅賞。仍自今歲始焉。庶幾有所躡括裁制之。使循良者不及于弛。肅給者不入于薄。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。夫察時

之寬猛緩急。觀俗之過與不及。而張弛其政。正今日事也。取進止。

論政令奏

臣聞之。銜策不調。雖造父不能善御。法令不一。雖有虞不能善治。故曰。慎乃出令。言慎始也。又曰。令出惟行。弗惟反。言慎終也。聖人制法造令于堂奧之上。熟復兢慎。若不得已者。故其出也。天下信之。以命則行。以禁則止。所謂信如四時。堅如金石。若始之不慎。既出而反之。則何以示信。出而勿反。則又將有受其敝者。由此言之。始既不慎。雖欲慎終。不可得矣。恭惟陛下。卽位逾年。加惠海宇。修完政事。大要專以使人。天下幸甚。然累月以來。法令寡信。議者竊有疑焉。夫法非不善。而施行之際。使議者致疑。此亦不可不察。臣謹條列一二。以概見其餘。乃者朝廷患免役之敝。下詔改復差法。天下知之久矣。置局設官。以議施行之敝。天下望之又久矣。造法不慎其始。施之倉猝。故改而立雇募之議。繼又爲招募之法。而法至今不能成也。朝廷患常平之敝。並用舊制施行。曾未累月。復變爲青苗之法。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。而斂散之事。至今行之如初。此二事。大事也。四方傾耳拭目。以觀盛德之舉。而反覆二三。雖近侍謀議之臣。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。尙何以使天下信之。挾銅之禁。行之未幾。復限以五斤勿禁。一開其端。則輕重多寡。誰復可辨。官司固未易家至而數之。禁而不能止。與不禁同。大河職事。河北轉運司言之。則屬轉運司。都水言之。則歸都水夫。二者必有一得。則亦必有一失矣。此其小事。然推此類言之。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。且改之易之。誠是耶。君子猶以爲反令。况改易而未必是。徒以暴過舉于天下。則曷若慎之于始乎。今朝廷建

一事命一官。令已行矣。議者必曰。此未也。且將改之。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。臣恐未識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爲之以待改耶。不知而偶爲之耶。始議既粗。行之必有牴牾。拾遺補過之臣。以言爲職。知而不言。則爲廢職。言而易之。則爲反令。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。遠慮熟計。慎重出令。其始既慎。度可以必行。而後行之。則至其終也。不可反矣。惟陛下加惠留神。思之毋忽。上以嚴政令。下以示信四方。又以杜塞異議。使無所幸其失。今日之治。宜莫先此。臣不勝拳拳取進止。

乞修敕令疏

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。先王制法。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。故至簡至直。而以足盡天下之理。後世制法。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。故多張綱目。而民于是無所措手足矣。世輕世重。惟聖人爲能變通之。祖宗之初。法令至約。而行之可久。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。豈天下之大。民物之衆。事日益滋。則法不可以不密歟。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。殆法繁而後奸生也。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。慎重憲禁。元豐中。命有司編修敕令。凡舊載手敕者。多移之于令。蓋違敕之法重。違令之罪輕。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。哀矜萬方。欲寬斯人之所犯。恩施甚大也。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。推廣其間。乃增多條目。離析舊制。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。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。其意煩苛。其文晦隱。不足以該萬物之理。達天下之情。行之幾時。蓋以屢變。今所謂續降者。每半年一頒。每次不減數帙矣。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。造之而不能通。故行之而不能久。其理然也。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以衝改。故官司州縣。承用從事。參差牴牾。本末不應。非所謂

講明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。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。去其繁密。合其離散。要在簡易明白。使民有所避。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。伏望聖慈。酌時之宜。究法之用。選擇儒臣一二。有經術明于治體。練達民政者。將慶歷嘉祐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。略行刪正。以成一代之典。施之無窮。取進止。

貼黃

常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。今已更改。于敕內關涉不少。以此須至刪修正。刺史以上致仕。于嘉祐錄令料錢衣賜。依分司官例。現任官例支給。至熙寧四年五月聖旨指揮。致仕正任。給金吾衛大將軍俸。則是已衝改嘉祐錄令。今來元豐敕欲依嘉祐錄令。卽不知熙寧七年及元豐六年編敕日。因何漏落。熙寧四年續降指揮。訪聞在京支正官致仕俸料。並依熙寧四年指揮。其外路多依嘉祐。今支給內外法令如此不同。慮其間更有此類。不可不行修完。

乞留杜紘編敕奏

伏聞詳定敕令格式。刑部郎中杜紘已降敕命同黃廉相度茶法。臣等竊見自來編修官差移不定。難得成書。蓋前官雖已盡心。後官豈敢憑信。卻須盡究本末。使若創行編修。兼所見異同。屢有移易。不惟歲月淹久。亦致議論難合。今來重修元豐敕令格式。方始置局。杜紘職在詳定。朝廷許令權罷刑部簽書。蓋是欲其專一。忽差遠使秦蜀。臣等深所未諭。況紘曉習法令。同輩少比。如或改差。必難得如紘稱職。臣等欲乞朝廷別差官相度茶法。令紘得盡詳定之效。庶幾編敕早見成書。

薦人才疏

臣今月四日奏事延和殿。因論人才。伏蒙聖語。詢問臣卽具奏。臣自待罪言路。亦嘗求訪內外人物。但職非薦舉。未敢奏上。又蒙聖慈嘉納。許令具姓名進入。臣退而自念。久蒙陛下拔擢之恩。思竭盡愚力。圖報萬一。凡下有所見。必欲上聞。况今人才尤爲急務。雖薦士之路。自有常法。然旣荷陛下至誠大信。降問不疑。豈敢更爲形迹。避嫌自外。若無有所補。獲罪無恨。謹具所知姓名。并其才之所宜如左。梁燾德性方正。顧臨長于謀議。范育深有器略。盛陶文行純粹。孔文仲學識高遠。上五人可充兩制侍從之任。丁騭恬正守道。顏復學問該洽。劉載文行兼茂。吳安詩器識深靜。趙挺之博學有守。上五人可充臺諫之任。林旦風力彊明。何琬才識疏通。胡宗炎詳練吏事。溫致敦厚明敏。羅適公直勤廉。上五人可充卿監省曹監繁劇之任。楊國寶劉概朱彥劉安世孫諤。上五人皆文學優長。士論所推。可備館閣之任。右謹件如前。伏望聖慈。赦臣僭逾。特賜考察。稍加采錄。庶幾少助聽政。得人之闕。取進止。

薦本州儒士周希孟奏

右件人耽樂墳素。棲遲邱園。檢身以法于人。爲學每先于禮。屢貧不易其節。講解以養其親。本州兩次近臣論薦。再蒙朝廷束帛之賜。臣自慶歷中知福州。至今十五年。備見希孟履行。去年曾講周易。座下嘗及三五百人。委實經義精通。文詞深厚。今來年及強仕。迹齒編氓。至寶遐遺。衆所共惜。伏乞朝廷嘉其退靜。優與收錄。以勸學者。臣不勝勤勤之至。謹具狀奏聞。伏候敕旨。

論禁中修造奏

臣竊聞禁中計料修飾福寧殿、彩繪制度，極于藻麗。惟人主之奉，以文爲稱，而一殿之飾，亦無大費。然而敦樸素者，所以爲天下先。卑宮室者，前聖人之盛德。方今生靈靡敝，財用耗竭，居養服用，僭擬無節。陛下正宜躬率儉德，以淳風俗，示之彌文，下必有甚。伏念藝祖遺訓，宮中止用赤白爲飾。仁宗故事，欄楯徹去朱綠之采。陛下纂服，所宜守之。又聞慈壽長樂二宮，殿宇華侈，金碧朱丹，窮人力之巧，豈非誠心孝德，尊事兩宮，故極所以奉養之觀？然踰禮過制，不可以訓。今外論籍籍，以謂左右諛悅之人，進讒陛下，指二宮以爲法，使論出于臆度，不過臣爲妄言。萬有一實，則于聖德不爲有益。臣所以先事爲言，伏冀寬其狂瞽，而采其誠，特賜寢罷，以解天下之疑，取進止。

論備契丹奏

臣竊以北敵之爲中國患，自詩書以來，世常有之。方今之勢，雖効順惇睦，服威德而利金幣，然其驕貪之情，常能窺伺中國動靜。一見間隙，則造端興謀，起事以撼我。昔者寶元、康定間，國家問西夏之罪，而遣使肆慢，有非理之侮。中外憂恐，至倍增歲幣而後已。臣愚不足以論事勢，然竊有私憂過計，以玩日之故，有可以動驕貪之窺伺者。臣謹言之。昨者某州用師，連三歲，皆由議臣失計，理曲而無名。契丹之于西夏，自以爲甥舅之國，此一事也。今高麗遣使朝貢，將至闕下。高麗自天聖中，嘗以事請于朝廷，朝廷不從，遂附庸契丹。自是方貢不入王府者數十年矣。夫旣已臣屬于彼，而一旦面內中國，則恐彼不能無疑。此二事

也。臣以謂此二者。彼皆足以藉口。而爲請于朝廷者也。伏念大河之北。自戊申以來。地大震。水大溢。民大失職。離鄉內徙。空虛塞下。至于今三年。而地震未已。此何祥也。今歲漳河春役。財力並竭。中路夏旱。二麥不登。災變因仍。人不寧處。夫彼既有以爲藉口。又乘民心皇皇。公私疲匱。禦備百廢。朝廷厭聞邊患之時。臣恐契丹見利投隙。而區區之盟誓。豈足以保其心而恃以爲安乎。彼固不至敢有狂謀。假令遣一使持尺書。援二事以請朝廷。其用何辭以杜其口。臣恐勞人以繕城郭。倍估以儲庾廩。更易將帥。輕用名器。張皇擾擾。大勞大費而已。爾康定寶元之事。蓋可以鑒也。又議者籍籍。皆謂高麗之至。有徼倖希功之人。誘而召之者。使無此理也。不過臣爲妄言。使誠如議者之論。則釁自我始。西兵之禍。覆車未遠。安得不先事而言哉。伏乞陛下密詔二府大臣。使日夜謀畫。以求防微杜變之理。而伐其心。且河北重地。據天下安危之勢。願陛下寢食以爲念。而無忘北顧。常務勞來其人民。安輯其田里。薄征斂之數。省煩急之令。恤其凋憊。足其衣食。使樂守生涯。而維持其心。凡所謂邊備軍政調度之數。皆宜因事稍稍經畫。藏其用而隱其跡。兵法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者。惟陛下留神毋忽。以消連年地震之異。夫無事而言。其言若狂。而人皆易之。有事而言。其言雖足以取信。而事已無補。臣寧以狂得罪。不敢後事而爲無益之言。以負陛下耳目之任。

論應西夏奏

臣伏見元豐中。出兵西界。增創城壘。議者講求利害久矣。臣亦嘗具三策上于朝。今夏所遣使者。已到邸

累日其勢必有邀請。雖廟議默定。而區區不能自己。謹復條一二。補前奏之未備。以待采擇。議者之論。臣嘗詢訪本末。備得其說。爲棄地之議者曰。往年興師。本以弔民伐罪。旣取地自利。其勢必爭。傷財害民。以爭非其地。其勢不得不棄。困而後棄。不如一捐空城予之。以示恩惠。此言是也。然難者謂予地所以息爭。若虎狼亡厭。爭求不已。得地據險。益擾近郡。其能保不爲患乎。爲守地之議者曰。頓儲設阻。增募士兵。遠斥近援。何地不守。且先皇帝之所得。而以予人非是。此言亦是也。然難者謂夏人不得地。兵難不解。日引月長。邊釁益大。其能保終守此地乎。故議者之論。非不曲盡事理。至于弭未然之患。如難者所憂。則雖好謀之人。莫敢任責。竊料朝廷深計遠慮。未欲遽決。亦必以此。臣愚不佞。獨謂用兵以終守其地。誠難保也。棄地而使不爲患。臣雖老矣。願保沒齒不見邊境之憂。惟陛下赦其愚。使行其說。臣聞向所得地。在熙河爲蘭州。在鄜延爲五寨。蘭州本西蕃故地。而五寨本西夏所有也。其地道里迂直。產利厚薄。所須守兵多寡。轉餉勞逸。皆朝廷所熟究。臣不復道。而自夏人視之。爲必爭之地。彼將以誓約爲請。而固不予。彼將獸困而鬪。借兵契丹以逞其忿。朝廷且有西顧之憂。使我師每戰每勝。臣猶以爲非國之利。又况殺傷相當。成敗未可知。皇帝陛下諒陰之際。太皇太后垂簾稱制。正思與民休息。而顧欲戮力血戰。以爭尺寸無用之地。所謂以隋侯之珠。彈千仞之雀。由此言之。終守其地。是臣之所以不敢保也。國朝自祖宗以來。歲捐金帛數十萬。遣使修約。而二方稽首順命。數百年矣。其好爭無厭。固天性也。然且如此。則恩深利厚。足以羈縻其心故也。今乘先帝討擊之威。因其屈服之勢。曠然推惠。歸侵地。復歲賜。丁寧戒敕。分棄前患。復

謹舊約。彼雖有傑黠匪眈之意。旣一杜塞其欲。無所復發。則亦感激退聽。復如前日。何苦必欲動衆犯順。以自魚肉其民。雖彼之國。寧獨利乎。古之養虎者。時其飢飽。適其怒心。虎或可養。而況人乎。由此言之。弭患息爭。非獨臣以死保之。自祖宗以來。馭二敵者。用此道也。臣願采議者之論。觀異日之勢。而斷以此意。大計旣決。其論措置纖悉。施行次第。在朝廷裁之而已。雖然。臣有拳拳之愚。不敢不盡。今夫請地在彼。予地在我。是以主制客。以逸待勞之勢也。爲彼計。則不得不急。爲我計。則正宜從容閒暇。鎮以無事。臣竊怪近日議者。皇皇汲汲。視此地如金城湯池。惟恐不守。不然。如附贅懸疣。惟速去之爲快。異議紛起。先自惑亂。又何其迫遽無大體也。今使者雖在邸。臣願且毋遽許以地。而厚禮答之。善詞遣之。或先復歲賜。而微示以不愛地之意。度其効順堅決。至于再。至于三。然後以歲月予之。所謂敵人不一而足。夫豈晚乎。臣愚不知大計。惟陛下裁擇。